

情在无言中

岑凯伦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情在无言中

岑凯伦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曹学明 康 瑛

封面设计:生 平

版面设计:程明秀

书名:情在无言中

定价:5.20 元

作者 岑凯伦

ISBN7-225-00929-X/1·149

1994 年 10 月

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

1/32

印数 1-10000 册

印张 6.5

字数 130 千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7234 工厂印刷

内 容 简 介

情为何觅，情为所倚，情归何处，探寻、追逐、奔波……，人去、楼空、迷离、梦回。

风韵依存的曼云，千丝万缕交错的爱咀嚼着她的灵魂，人性强烈的渴求吞噬了一切，她为此奉献了一生，也得到了她自己梦寐以求的依托。

本书用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人性的情和爱，淋漓尽至地剖析了人们内心的挣扎和反抗，读来仿佛同主人翁同激昂同沉落。为之感慨为之垂泪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言情之粹。

不到五点，曼云就迫不及待地将大衣穿好了，一面扣着扣子，一面望着窗外轻声唱着《红豆词》。从四楼办公室窗口望出去，只见一片灰蒙蒙的夜色，北国的冬天太阳落得早，此刻市面上已是灯火辉煌。路旁积雪堆得像座小山似的，就在那“小山”的附近停着一辆深蓝色的的士，引擎还在响着，一溜白烟自车尾向凝聚的夜色里散了开来。

下午致远在电话里讲好了来接她出去共进晚餐的，至于哪家餐馆却没有决定，只要环境雅致而又不会遇见熟人的地方就好了。自从仲夏交往以来，他俩见面的机会不多，致远建筑师事务所的业务很忙，纵使抽空相见，也都是匆匆聚散。临出办公室，曼云对着玻璃窗中反映出来的影子瞄了一眼，这才发现自己又忘了将左边的耳环戴上。每次听电话时，那只珠子耳环总是碍手碍脚的，因此她经常将它取下来顺手往桌子上一搁，通完电话后再将它戴上，就这样拿上拿下的，一天不知多少次。昨天临下班才发现找遍整张桌子都见不到那只耳环，以为一定随着废纸扔进字纸篓里去了，于是她将废纸散了一地，结果也没找到。又往洗手间去寻，仍然没有，急得曼云几乎掉下泪来。

这对珠子耳环不仅颗粒大，光泽又好，是正荣送她二十岁

的生日礼物，跟着她近十五年了。平时戴着它倒没令她想起正荣，昨天忽然少了一只，不知怎么的，一份依恋不舍之情竟紧紧地纠缠起她来，令她一夜辗转不能成眠。清晨回到办公室，拿起一叠厚沉沉的昨日没处理完的卷宗时，才发现那只耳环竟被夹在当中。为了避免再度失落，她决定将右手抽屉里装文具的盒子腾出一小格来，专为放耳环用。打开抽屉，曼云将耳环戴上，匆忙地乘电梯下楼，朝那辆等在路旁的车子走去。

今夜寒意深浓，天空飘着雪花，北风呼啸在街头，她深深地吸了口冰冷冷的空气，感到无比的清新。坐进车里，曼云取下手套握住致远伸来迎接她的手，两人目光相遇，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，致远再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膝头，又爱怜地轻轻拍了拍她，这才将车子开动，一份令人心迷意乱的爱情，荡漾在他俩之间。

曼云用手握了握垂在她眉梢的发丝，侧着身子以欢愉的眼光望着致远，问他今晚到哪家餐馆吃饭。致远没有答话，下班时路上交通拥挤，他正聚精会神地驾着车，穿过了几个十字路口，再转上高架在沙土克郡河上的钢桥。冬天降临之前，他俩曾多次在这河畔公园漫步，就在公园里，他说那天要抽空陪她到邻近的一个小城去，那里是不会遇见熟人的，他要与她过一天像夫妻似的生活，清晨就上路，直到太阳西沉才回来。曼云想到这里，就觉得一份不听约束的欲望在身体内蔓延开来。到了桥的尽头，她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，致远的目光仍旧贯注地在前面的马路上，轻声说：

“我开了一个房间，这样就不怕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了。”

接下来的是一片尴尬的沉默。曼云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，那颗心像小鹿似的跳得又快又猛，暗中想着，不是讲好了要选个清闲的日子到邻城去的吗？不是要相偕在一起沉醉在欢乐的乐曲中观赏日出日落的吗？不是要使那由千万种愉快

组成的一日显出它永恒的壮观吗？她前不久还提醒过致远：

“不要当我是个放荡的女人。”

致远回答：

“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高贵的。”

曼云感到十分委屈，致远竟想这么草率地就将他俩之间的初次肤体取走，竟想将她心头一份尊严的爱抛到尘埃里。转头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她静默地忍受着失望的心痛。

致远将车驶入一条僻静的后街，平静地解释给她听：

“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，找个不怕被人看见的地方，我们好无拘无束地在一起，这是件非常难得的事！”

曼云不语，正荣的影子此时竟浮现在她淡忘了的哀伤的记忆里。三年以来，正荣对她说过无数次，说他绝对尊重曼云的意思，纵使她要求去，他也只会签字成全她，而不会埋怨；若是曼云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愿意等待，出狱后他一定做牛做马地报答她。他甚至鼓励曼云在他服刑期间交个男性朋友，以便排遣寂寞的日子，只要她在这段苦难的时期里，挑起抚育他们那双儿女的职责就行了。

致远将车停在路旁，打断她的思绪，说已经到了。曼云向四周看一眼，只见街道两旁都是公寓楼房而没有旅社，心中正感到困惑时，致远已打开车门走了出去，于是她将衣领束了束也跟着下了车。致远一手提着公事皮包，一手指着前方说：

“再下去一个路口往右转弯就到了，不很远。”

曼云走在他身旁，不有讲明也了解他提着公事皮包的理由，若是遇见熟人，这将是一面最佳的挡箭牌，以使用来解说他与曼云走在一起的原因。

街边没有路灯，借着两旁公寓散出的亮光，依稀看得见人行道。致远的步子大又走得急，曼云穿着高筒雪靴，在冰雪遮盖的道路上跟得很吃力。她终于忍不住好奇地试探：

“你一定常来这里，好像你对附近的地形熟悉得有如走在你家后院似的。”

致远笑了笑回答：

“对的，我经常带女孩子来住旅馆。”

曼云闷闷不乐地踏着雪，继续往前走。致远见她跟不上，就放慢了脚步，佯装不知她在生气，有意无意地解释，说他有许多外地来的客户，每次都住在这间旅社里，因此这间旅社与他的公司定了约可以打折扣。

右转弯上了另一条后街，走不了几步就是旅社侧门的进口。才进去，电梯门就开了，他俩立刻进了电梯往七楼去。致远说他下午已先来过这里，到柜台拿了房间的钥匙，因此现在不需要再去登记了。

致远打开了门，自己先跨了进去，并催足曼云快些进来。曼云也不想被人看见，就匆忙地跨了进去。这与她心中秘密希望的一刻全然不同，她以为他会将她抱起，假扮成新婚的模样，让他俩之间弥漫着应允的感动，不疾不徐地一起进入房里，在两颗相知的心中唱着愉悦的歌曲。她望着他走去将窗帘拉拢，将大衣除去，松开了领带，然后将两臂伸开迎着她走来。虽有满怀委屈，但此刻他的思想与行动，把她的梦幻与宗教信仰都统统地击垮了。她痴迷地走向他，投入他温暖的怀抱里，享受着一份令她颤抖的甜蜜抚触。

致远将台灯捻熄，两人在黑暗中融合为一，他深情地吻着她，温柔而技巧地摇晃着她的肉体；曼云紧紧地用双臂抱着他的颈项，抛去了她维护多年的面纱，透着一份甜蜜的羞怯，吸吮着那渴望已久的赤裸与放肆。

当灯光再照亮房间时，曼云眼中噙着快乐的泪水躺在致远的臂弯里，伸手抚摸他湿濡濡的身体，暗中思索：

“是真的吗？不是场梦吧？！”

不一会儿，致远起身到浴室里去了。曼云用被单遮盖住赤裸的身体，感到他俩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，警觉到自己忽然间无救地堕入了情网。当她还在沉思时，致远已出了浴室开始将衣服穿上，并催促她快去整理一下，因为他没有时间久留，他的一个客户正等着与他共进晚餐哩！

曼云困惑地望着他，以沉默来掩饰她被致远撕碎的自尊，自床上爬起来，用双手遮盖着现在令她觉得羞耻的下体。匆忙地进入浴室里。她将水龙开得大大的，用背顶住浴室的门，将脸埋在掌心中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来。过了片刻，她将头抬起来，正看见浴室墙上镜中的自己，往日那神采飞扬的傲气竟已离她远去，如今眼光中流露出来的，仅是份心碎的苦痛。

致远在门外催她快些准备好，因为她已进去了半小时。曼云将泪水拭干，急忙地补了补妆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了出来。为了不要致远知道她的心事，她装着漫不经心地将裙穿上，抬起头来对他说：

“走吧！”

雪花飘落地这寒冷的夜晚里，致远竟忽视了她红润的眼眶，仿佛他俩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，就匆匆地将她送到了巴士站，说是明天再打电话给她，接着就离去了。

曼云悄悄地走进候车亭取暖，将身子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，思索着今夜一连串的问号，竟然无处寻求到一个答案。尽管忍受着心碎的痛苦，而热泪又不断地夺眶欲出，曼云却觉得浑身每个细胞都松弛了，体内那股强烈的欲望也冷却了下来。她试着劝慰自己，不要仓促地对今夜的事下结论，致远或许是真的有事而不能陪她吃晚饭，也许自己太敏感，没给他机会解释就错怪了他无情。若是真的无情，今夜他会那样温存地拥着她吗？在那黑暗的房间里，她曾轻声问他喜不喜欢她？致远反问：

“你难道感觉不出来吗？”

当她进一步地要他说出来喜欢她时，致远的答复是：“假如不喜欢一个人，你想我能跟她做爱吗？”

想到这里，曼云心中稍微舒服些，或许是自己多心了，等明天致远打电话来时，再与他谈一谈清楚，想必他不是一个无情的人。

回到家里，她将小蓓及良华吃剩的通心粉自冰箱里取出来，在超微波炉里热了热就随便吃了。孩子们问她是否因为加班才晚回来，曼云含糊地应付着。这些年来为了挑起维持家计的重任，加班是常有的事。小蓓又告诉母亲，有一个名叫李察彼奇的人打电话来找她，留了个号码请她明日回电话。曼云应了一声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就忙着收拾碗碟，并准备第二天要带的三明治和晚间的饭菜。

收拾停当之后，她立刻放了一浴缸的热水，躺进去半闭着眼睛，让那令她心痛而又满足的情景在脑海里一幕幕地重演。她用指尖抚弄着那对袒露的乳房和挺立的乳峰，心想大约是她没有亲自为孩子们哺乳的缘故，所以她的胸部才会依旧动人。上次为了肩痛去看医生，那位年轻大夫嘱咐她换上背后开口的袍子，说是在诊断肩痛之前要先用听筒检查她的心脏和肺部，并吩咐她站着用背对着他。他的手便进入了由背后开口的袍子里，一手握住一只乳房，抚弄了半晌才松了开来。曼云不悦地瞪着那医生，不知采取什么行动好，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也就不追究了；即使追究，她对医学是外行，怎么能证明那医生的轻薄呢？想到这里，她禁不住猜测致远的感觉，当他触摸她的乳房时，也像那年轻医生一般沉醉吗？

临睡时，曼云用手轻轻摸着黑色皮包装的圣经，迟疑了片刻，始终没有将它翻开来。以往那每晚读圣经的习惯，自夏天来就逐渐中断了，因为她让致远坐在她灵魂的宝座上，许多经

句读了会伤心。曼云想到了旧约中大卫与拔示巴的故事，就心怀畏惧地向神祈求，求神不要将灾难降给她的儿女，她祷告说：

“天父啊！祈求赦免我的罪！求你监察我的心！我的心是何等的敬畏你，而我的肉体又是何等的软弱呀！我的遭遇不同于大卫王，这点你是最清楚的，大卫王有嫔妃暖怀却去占有别人的妻子，而我呢？我曾多次祈求你取走我体内熊熊的欲望，然而你却启示我说你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任我经历试探。如今我绊倒了，成为一个不配作你儿女的罪人。”

一个小的声音在她心中提醒她：

“耶稣是为罪人而钉十字架的，他的宝血也是为罪人流的，只要悔改，宝血能将你的罪清洗得如同羊毛一般白。”

曼云含着感动的泪水，双膝跪在床前，低声呜咽着：

“神啊！我不配接受宝血，原谅我！因为……因为我无法离开致远，尤其在发生了今夜的事情以后，我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信徒呀！原谅我！求神原谅我！”

冥冥中，仿佛天父听到了她的恳求，她心中觉得舒坦了些，神会照顾她的信念又开始让她坚强起来。她安慰自己说：

“神是真实的，不会离开我的！”

只是她无法知道天父将怎样带领她走上前面的道路，怎样处理她对致远的恋情。很明显的，她和致远的事是不蒙祝福的，然而神将会怎样认为呢？她不愿想，也不敢想。

清早，雪已停飘，气温也回升了几度。曼云走出巴士，赶到对街小店买了杯咖啡喝完后才去上班。公司里通常是由女秘书煮咖啡的，而她每天七点半就到了办公室，其他人都还没来，偏偏一早她又需要喝杯热腾腾的咖啡才觉得舒服，因此每天都到那店里去买一杯。许多年前，正荣还在家中时，总是一大早就煮一壶，待她妆扮停当，两人一起喝了才去上班，如今

家中只剩她一人，也就不愿麻烦去煮了。

公司的业务要九点钟才开始，曼云到得早些，是想利用这没有电话及会议骚扰的个把钟头，处理些紧急的档案。她是这会计师事务所中年资最浅的合伙人，然而她的客户却不断地增加，主要是她有很丰富的税务经验，而又待人谦和。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客户的问题，公司里有一位有酗酒毛病的合伙人布朗，就曾经笑她是个“工作狂”。布朗不到五十岁，却三天两头地不上班在家酗酒，加以又不断地吸烟，他的肤色不仅暗淡，并且泛出一种难看的红色来，然而他却是一位十分风趣易处的伙伴。

一面辍着咖啡，一面望着窗外那片白皑皑的世界，曼云竟提不起精神做事。昨夜那小房间里发生的事，不断地在她心中重演，一想起那无边的温柔和潮湿的放肆，她就又会颤抖起来。望着电话机，她多么希望致远的电话快些来，她渴望着向他诉说自己的深情，并希望致远告诉她，他也非常快乐。

九点了，竟然一事无成，曼云慷慨地拿起电话拨给李察彼奇。彼奇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保释官，想约个时间来见曼云。商讨一些有关正荣申请保释的问题。时光过得真快，正荣竟到了即将申请保释的时候。还记得正荣三年前被判刑的一刻，曼云在法庭上望着垂头丧气的正荣，恨怜与羞辱融成的千斤重鼎压得她透不过气来。那天听了判决，她强忍着眼泪，一句话也没对正荣说就转身走了。坐进车里，一边拭着泪一边驾着车，并愤怒咒骂着正荣，为什么要做出那样傻的事来令她和孩子们蒙羞？为什么用前程似锦的律师执照换来阶下囚的身份在法庭上听任发落？神的祝福难道还不够吗？她的思绪游荡着，若不是彼奇在电话中几次问她还在不在班上，曼云会仍然停留在那哀伤的回忆里。

时间定在当天下午一时，在她办公室里见彼奇。曼云挂了

电话,就准备去参加公司业务会议,临走,特地对接线生说,若致远打电话来,麻烦她到会议室事通知一声。进入会议室,曼云选了张近门的位子坐下,将纸笔放在那漆得黑亮呈圆形的会议桌上。这间房设计得非常高雅,可容十来人的桌子,配以乳白色的皮沙发,桌子正中是盆景,四面墙上挂着高价买来的油画和艺术品,整个会议室艺术气氛浓于商业气氛。

布朗笑咪咪地自圆桌的另一端移到她旁边的座位来,指间夹着一根烟,挺着浑圆的腹部向她问好。曼云皱着眉头请他不要抽烟。布朗毫不见怪地说,为了她,他愿意将烟熄掉,说着就将才抽了两口的烟灭在烟碟里。曼云看了看他,就低下头胡乱地在纸上写起致远的名字来,一遍又一遍,一瞬间就写满了整张纸。布朗偷看了几眼,虽然不识中文,也觉察到她今天怀着心事。平日喜欢热闹的曼云。竟在会议中沉默寡言。昨夜匆匆分手,未能亲密地话别,曼云的整个心思仿佛被他盗走了似的。他有这份义务在电话中抚慰她。他不会因为见到了晨光就忘掉了昨夜吧!

会议终于在她的不安中结束了,布朗站起来开怀地问:

“曼,你还好吗?”

她报以浅笑,用感激的眼光瞧了他一眼。曼云走到接线生柜台前,取走了一小叠请她回电话的单子,她很快地翻了翻,竟没有一张是致远打来的。怀着一颗沉重失望的心,曼云又被卷入了一连串忙碌的日程里。当她与客户通话时,下意识里担心着致远的电话会不会打不进来,于是她尽量少讲几句,希望缩短通话时间。每次铃响,她都以为是致远。整个上午就在这样的等待中过去了。吃午餐时,她感到疲惫不堪,二十四小时不到而心灵却被折磨得苍老起来。

下午一时正,彼奇就到了,他是位清瘦的普通高矮的中年人。曼云问他要不要杯咖啡,他辞谢了,说是才用过午餐。曼

云将门关上，并留了话给秘书：除非是致远的电话，她不希望与彼奇先生谈话期间受到打扰。

彼奇告诉曼云，依据加拿大法律，犯人服满了六分之一刑期，若是在囚期间行为良好，就可以申请“白书保释”。正荣被判十八年，现已到了申请保释的时候。彼奇来访的目的，是想知道假若正荣申请保释，曼云是否愿意全力支持他。

曼云问什么叫作“白书保释”？正荣又需要怎样的支持？彼奇解释说，“白书保释”是指犯人可以在白天自由活动，或是上课，或是上班，只要夜间回到“改造中心”住宿就行了；站在政府的立场，彼奇希望曼云做到支持正荣的责任，给份温暖，以便使人能够重新适应社会的生活。因为正荣犯的并非谋杀偷劫罪，也非贩毒走私罪，彼奇认为他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。曼云点着头同意他的看法，表面上她显得冷静，然而内心里却有万千愁绪在搅和。

正荣入狱的头一年，曼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，每隔数日总得凭着安眠药弥补一下欠缺的睡眠，心理上她无法承受丈夫给她带来的羞辱，她对正荣的爱与恨、怜与怨，在她生命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。曾经想到过离婚，以便将那份耻辱永远关到她的生活圈外，这样她就不会再有梦了，然而与牧师商议，却说不可以如此做，因为基督徒是不能离婚的，当初在圣殿里立下婚约时，不是讲好无论好坏贵贱都要长相厮守的吗？加上不愿让孩子们心灵上受到更深的创伤，她也就不再想起离婚的念头。

彼奇自公事包里取出一个卷宗，约略地翻了翻，就对着曼云打量起来。难道她已是两个十来岁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顶多不超过三十岁。她那象牙色的皮肤滑嫩得不见一丝纹路，那对清澈的眸子含着浅笑，厚薄适中的嘴唇俏皮的抿着，加上身材匀称，踏着三寸高跟鞋，走起路来摇摆生姿；纵然她穿的是保

守的黑色套装，依旧掩不住她的妩媚。

曼云自顾自地沉思，丝毫没有觉察到彼奇正在打量她。她的眼光显得深沉而遥远，她的态度不仅友善多礼，并且对彼奇保持着距离。彼奇任保释官近十年，对人类心理与行为都深有研究，依他看来，正荣与曼云的婚姻中有着暗流，为了要作进一步了解，他开始旁敲侧击地提些问题。

分明他们的家庭资料都记录在卷宗里，彼奇却佯作什么也不清楚似地问曼云，两个孩子多大了？有没有常带他们去看父亲？曼云答说，小蓓满十四岁，良华也快满十二岁了；又说有空时总是去看正荣的，这半年来较忙，去的次数少些。

彼奇注意到在过去的三年中，好像他俩没有履行夫妻义务似的。根据目前的狱政政策，为了人道问题以及减少监狱中产生同性恋的倾向，政府特地在狱中设立小型拖车，鼓励犯人保持政常的性生活，凡是妻子或女友探监时，都可以申请“开室幽会”。从卷宗上看来，曼云一次也没与正荣上过拖车，并且每次造访都非常短促，彼奇不禁纳闷，这婚姻是否已有名无实？

正荣也曾提过“幽会”的问题，却被曼云断然拒绝了。他坐监的耻辱已够折磨她的，怎能希望她像露水夫妻似的去小拖车里，而在情趣全无的气氛下为泄欲发生性行为？这对她来说真是奇耻大辱，人与禽兽有别，她岂是正荣泄欲的工具？在她心头性生活是美丽的，是柔情万种的，是灵肉结合的，是高雅而非下流的。自从正荣被贬为囚，他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她性生活的伙伴了，因为他已是堕落在深坑中的人，两人之间的距离悬殊得已无法匹配，两人间的墨契也已消逝了，从没想着在一起，她想她是不会再达到那令她倾心的美妙的高潮了。

起初正荣还想说服她去试试看，于是告诉她一些其他犯人的经历，希望她能在观念上有所转变，又请她不必介意那些

负责巡逻的警卫们。他说日子久了，见也见多了，人出入进的，警卫们早已见怪不怪，因此完事后自拖车里走出来，不需要觉得难为情，没人会暗中笑话；再说食色性也，那方面的事谁也少不了，包括警卫们自己在内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必在拖车里进行，也不必向政府报告。

一次曼云带着孩子去看他，他将孩子们支开了，指着一位穿着妖娆入时的女性访客说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黛比金。黛比金是社交界的一朵专以结交权贵而负盛名的名花，她的一位至交因贩毒入狱，每两个月她都来访，来了就进入拖车里去。据说那人虽在服刑，却神通广大地拥有大量金钱供黛比金在狱外挥霍。由于他俩不断地享受着鱼水之欢，令许多人慕煞，包括正荣在内。曼云对他的游说感到非常愤怒，认为他是在监狱里囚禁久了，居然毫无廉耻地希望自己的妻子去学那样的女人，当即就冷言讥讽着说：

“也许你与那毒贩一样，也藏着大把的金钱，为什么不去招个妓女来乐一乐？”

自此以后，正荣再也不提进拖车幽会的事，而曼云觉得他的格调变得粗俗难耐，去看他的次数就这样减少了。究竟正荣是否能雇得起妓女，曼云确实不知道，她之所以这么说，不过是在盛怒之下有意刻薄他罢了。当初被判刑十八年，主要是正荣挪用了客户信托金五百万元。这么多的钱藏到哪里去了至今仍是谜，虽然皇家骑警四处侦查，却怎么也查不出钱的下落来，正荣自始自终咬定了那钱早已被他豪赌输得精光，由于检察官提不出他说谎的证据，此钱的下落只有不了了之，不再追究。这件事他对曼云也不提，曼云连追问的兴趣也没有，只希望正荣离她远些就好了，可是在她脑海里始终存着一个大问号：五百万元全部输了，可能吗？曼云倒不是想获得那份不义之财，而是觉得夫妻之间如今怎么好像陌生人似的，也许开

始她就对正荣了解得不够，她认识的只是他的躯壳，对他的思想却知道得有限。

她看了看表，快三点了，显然致远的电话仍然未来，一份难熬的失望沉重地压得她心痛。他在与她玩一个爱的游戏吗？他对昨晚她在那小房间里的表现不满意吗？他在有意地回避她吗？她感到两边太阳穴有点胀痛，真希望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醒醒脑，只是这座新型建筑物是靠中央系统来调节室温的，玻璃窗无法打开。她看了看彼奇，心中盘算着，若是正荣出狱之后，发现她与致远间的情形，他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尽管他多次说希望曼云找个男友陪她度过寂寞的日子，她不相信那是由衷之言，对于自己的丈夫，她了解得太少了。

彼奇也正暗中地想，为何至今曼云都没提出离婚的请求？夫妻情意薄，她还在等待什么呢？虽然心中怀着成串的问号，彼奇却装着是个一无所知的局外人，继续解释申请“白书保释”的规条给她听。原来像正荣这种白领阶级犯罪的情形，虽然已到了申请保释的时候，却仍有被保释委员会驳斥的可能，因为保释委员希望在处理这类案情上，能收到“以儆效尤”的功效，若是正荣只服满六分之一刑期就获得保释的话，未免会鼓励更多人知法犯法，然而，他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一丝获得批准的希望，这得看保释委员来作决定了。彼奇告诉曼云，若是正荣的请求获准，政府仍然会负责他的吃住，不过是希望曼云多给他些温暖和爱，以帮助他重新做人。

曼云淡淡地一笑，说：

“让我试试看吧！”

彼奇走后，曼云吁了口长气，就将脸蒙在掌心中，略微休息了片刻，然后举起话筒想打电话给致远。号码才拨到一半，就又将话筒放了回去，一份女性的矜持强烈地阻止了她想给致远打电话的欲望。她将转椅推离桌子站了起来，对着窗外痴